

三怡堂叢書

豫變紀畧

六

三怡堂叢書

宋史紀事

卷

豫變紀畧卷六

崇正十六年癸未至甲申三月

崇正十六年春正月丙申朔

督師孫傳庭治兵於陝

四月流賊李白成殺賊羅汝才併其軍 初自成與羅汝

才結爲兄弟汝才兵精而智疎戰輒先自成以機籠之

弗覺也駐襄陽自成邏卒得左良玉與羅汝才書疑汝

才通左將圖已乃佯造汝才飲極驪汝才大醉自成去

亡何率壯士復造汝才汝才醉而寢自成屏左右若將

與汝才密謀者卽其卧間殺之而併其軍軍大譁自成

乃素服爲汝才發喪哭盡哀陳汝才通左狀與其不得

已之故且撫汝才子如已子以悅其衆月餘乃定勢大振於是自成始有窺秦中之志矣

按羅賊之年視闖獻差長其智畧部勒常爲諸賊冠故延安十八寨而汝才其渠魁也自稱曹操而性實疏蕩嘗爲闖賊所籠在楚則助獻在豫則助闖每爲軍鋒脫人於危自爲闖獻德已居之不疑嘗與闖獻聯營頡頏不相上下夫一國不堪兩君一營甯堪二帥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於人爲順爲逆莫不皆然不可不自審也汝才不能爲人上又不能爲人下是絕物也安往而非危地乎且倡爲賊不殺賊之語以忤軍門而自絕

其招安之路歸正而人不信做賊而衆不安反覆無常
是特呂布李全之流何以自托於天地哉凡人急則相
救緩則相圖况在盜賊詎論情理而乃恃衆而驕不備
不虞不知是時闖勢已成固視汝才爲獵狗良弓矣不
關左帥有書無書也左帥無書闖能容其相軋哉非闖
圖曹則曹圖闖旁觀如火固不待卜筮而後知特發之
早與遲耳孰爲賊不殺賊乎迨夫變生杯酒而刃洞於
胸死後有知應亦自悔其失算矣

嵩少賊申靖邦轉掠滎泗鄭密諸處滎陽諸生張拱辰死
之拱辰率衆禦賊賊佯敗走拱辰躡之遇其伏賊囚

起衆潰被執罵不絕聲而死拱辰素知兵鄭守魯公愛
其才委練鄉勇以衛地方有土寇張步雲者據香鑪山
作亂拱辰以書諭之不從遂力攻而擒之衆賴以安其
歿也人咸哀之

流賊至是愈熾矣賊聚我散賊專我攜何能滅此朝食
計惟有堅守潼關養威觀變徐圖合圍以蹴之耳廟算
不勝犄角無人遽欲一鼓而殲之抑思此何時勢哉雖
仗鉞者不憚馬革固宜有進無退然而以師予敵其如
社稷何時督師孫傳庭治兵於陝秦中士大夫言其養
寇帝亦疑之下手勅催戰傳庭不得已乃上疏請出師

中允劉理順獨以爲不可貽傳庭書曰治愚不知兵事
數日內連讀台臺籌畫知賊可計日而平如武穆之殪
楊么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願聞於左右者大凡兵未
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
氣不肅律明矣氣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
協矣又患發之猛而謀之不密前此之所以倏進倏退
倏合倏散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驕將
懾心三晉輸運畿南撥留號令燦若三辰部署勢如指
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但此舉係天下安危非直豫楚譬
如藥之刼劑博之孤注斷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徼倖於

不可知之兩陣間也闖新併曹其部曲疑矣能必其真
爲我用乎僞官徧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相援應乎
李申狡猾竄伏山中能必其不爲後患乎荆襄水鄉西
北士馬能必其耐彼沮洳乎左帥桀驁狂逞無忌能必
其不懷猜貳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所苦心焦思而食
不下咽者也諺云囊底智不令留異日此其時矣天下
事非威不强非智不獲非虛不疑非慎不臧故不敢避
冒昧之嫌而率臆附聞仰希台鑒直過計矣由此觀之
劉亦可謂知兵者也又與秦開府書曰某聞成大功者
存乎識與膽而已兼斯二者百戰不殆明公受事未幾

三捷馳宣且縛取逆超生致闕下恢復大畧固已米聚
目中豈曰管窺斑一耶史稱李光弼入汾陽軍壁壘攻
色視此決策解圍力戰殄寇難易虛寔爲何如目今駐
節河南鼓厲將士接引餘黎深得進勦機宜李際遇遁
伏山中游魂假息諸僞官沐猴而冠釜底待擒卜陳二
帥各建奇功銳氣方張尙何衆寡强弱足慮哉但練兵
積粟爲有進無退計經營告成可計日賦彤弓也以明
公之識若膽知之矣孫白老何日出關曷早會期共成
犄角白老曾遺書敝鄉深以軍餉不足爲慮超此秋成
收買本色以爲接濟實萬不容已之圖明公或已有成

畫乎近有獻議於當事者云端聯土寨安疆制闖反掌之易大老力主其說夫兵有奇有正有虛有實必正與實不可勝者在我而後奇與虛可相機而施若徒以口舌約結遂欲收指臂之用而成勘定之功恐塵飯土羹難以果腹敝鄉事不堪再誤其關於事機不小也附聞以備裁鑒其後督師出卒無功

五月河南巡撫秦所式上封事言河南兵賊形勢 其畧曰中州大勢闖曹蹂躪五郡八十餘城盡爲瓦礫及革左諸賊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城此流寇之大畧也自永城以至靈閔自宛汝以至黃河方千里之內皆

土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棲山結寨日肆焚掠此土賊之大畧也辦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千陳永福餘兵不及四千合卜從善三千人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畧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沒河北強半蒿萊額賦五十萬去年完不及二十萬鎮撫關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大畧也轉餉必須民自經寇亂十餘載人烟幾斷守城修河轉運無事不藉民力至於稚子荷旗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畧也撫民必須官按除目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官或觀望河濱而經年不赴或土團寄命而檄版徒操中原郡縣所至皆然此官吏之大畧也腹心重

地敗壞已極唯望速發內帑亟練精銳招徠士砦豪傑
開荒選牧積糧講武以圖修攘之實政此今日急務庶
幾有濟臣亦不敢必也疏上帝覽之撫案太息而已

孫傳庭以兵部尙書總督秦蜀晉豫楚江皖勦寇軍務仍
總制三邊特佩七省督師之印

七月詔催督師孫傳庭出潼關 傳庭以副總兵高傑將
降丁爲中軍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商雒爲犄角綏夏總
兵王定官撫民爲後勁而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爲
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於洛陽其餘薊遼總
兵白廣恩副總兵鄭嘉棟趙華枝等俱督師進討

八月丁卯師出潼關 檄左良玉自九江赴汝甯夾擊不
報

辛未師次閿鄉 時李自成盤踞宛襄漸有割據之謀所
破城邑多委官護守其視官軍蔑如也而惟憚傳庭及
聞出關則大恐部中多相對涕泣且有相率亡去者自
成亦降箕仙問吉凶乃屯其衆於襄郟間築小土城二
十餘座城內各築一臺臺上樹大旗一卒四掌鼓角候
軍進止每城門伏大礮其側守陴步卒各執長矛弓矢
小礮間之城前一二里皆鑿坑塹其城之隙處亦然騎
卒列陣於城後蓋繼於壬午十月之敗也鄭之俊曰壬

午之役高傑既遇羅汝才軍稍却白廣恩鄭嘉棟堅壁不援傑軍遂敗傳庭欲斬二大將以徇諸將環泣乞効死傳庭乃許之仍罰各輸戰馬五百匹助軍以贖其罪乃入關練兵屯糧欲堅守以伺其變秦中士大夫弗善也聞於朝累檄催戰傳庭不得已入與夫人張氏訣張曰丈夫報國耳毋顧家遂率諸將出關會天淫雨四十餘日餉不繼晝夜冒雨行不能成廬帳人馬立泥淖中又無所得食士卒不能堪諸將力諫傳庭曰士卒誠勞苦第吾三日一拜疏報兵所至甯以天雨不進聞朝廷乎諸將皆感泣乃不

丁丑前鋒牛成虎遇賊於洛陽擊破之又敗之於河岸追
奔至汝州 傳庭欲修河南府據險屯糧以逸制勞既
而不果嗟乎傳庭此策善矣此城既修則糧有所屯而
險有可據屹然一重鎮也以主制客以逸待勞則進可
以戰退可以守賊雖不遽平而漸有可平之勢然而卒
不果行者何與豈傳庭視賊易平而疏不必上耶抑帝
急欲平賊傳庭雖拜疏而留中不報耶惜也其不果行
也尤可憾者秦帥不出商雒左帥不離九江而仗鉞深
入犄角無人此與馮河而前袒裼暴虎者何異其視楊
嗣昌局勢相去不啻十倍師雖屢捷何益於存亡之數

豫變紀略卷六
必至於一跌而不可救也使其初算果行汝州之禍安得如是其烈哉悲夫

時官軍無糧僅有餉銀二十萬押解官進曰餉銀二十萬內有公費七萬隨營進退爲艱唯公定奪蓋欲其別貯之也傳庭曰吾受命朝廷平賊耳豈復憂富貴倘不濟則身死矣何公費爲且吾與諸將戮力行間方且共生死又何有於財其雜之軍餉中犒士乃命押解官寄於孟縣

九月己亥孫督師自汝州進軍寶豐 賊堅守不下壬寅賊以輕兵來援白廣恩盧光祖高傑分兵却之癸卯賊

選精騎來攻諸將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卽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乃親督諸軍力攻拔之斬僞官陳可新等進攻唐縣又破之進軍郟縣會大雨六日糧車日三十里泥淖不卽至士馬俱饑軍中皆怨或勸旋師就糧傳庭曰軍已行卽旋亦饑奚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復郟縣得騾羊二百餘分糴食之立盡以總兵陳永福守郟縣時傳庭前鋒盡收革左部皆致死力戰以攻賊故賊每戰輒北奔還襄城堅壁不出糧亦盡其勢漸蹙

戊申師潰於汝州 時官軍旣深入而大雨連旬糧餉不